

三

寒

部

夜

曲

第2部
：荒村
李喬著

荒
村

□李

喬
著

• 遠景叢刊之
211 •

荒村

遠景叢刊 211

著者	李	喬
發行人	沈	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 36—575 號信箱	
	郵撥：1 0 2 2 2 1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-2 號	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	
門市部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2 號	
	電話：3 9 4—1 9 6 0	
印刷所	其宗印刷廠	
	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 113 巷 7 弄 16 號	
定價	新台幣 180 元	港幣 30 元
初版	中華民國 70 年 12 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序章：神祕的魚

繚繚宇宙，茫茫時空，亦動亦靜，亦去亦來，一是萬千，萬千是一。無限個有限，合成一個無限；無限個無限是爲一，是爲太極，是爲圓，是爲有；有是無限，也是有限。所以乾坤是一座劇場，生命是一齣戲劇；繚延賡續，虛虛實實，亦滑稽亦莊嚴的悲喜演出。

據說，那個時候，所有的存在體，凝聚成一個無限密度的圓；一個無大小無形迹無外緣，無物不吸入的「黑洞」，之後爆炸開來，以圓的全面向外擴展，延伸，離開，形成星雲，形成銀河，形成太陽系。空間本身是彎曲的，所以宇宙有限而無窮；時間的橫切就是空間；空間的縱列即是時間，於是一切色相有無，都是可能的。

據說，地球就是爆炸開來的一塊小碎片。由炙熱而冷却；由雲母片麻岩，花崗片麻岩，角閃片麻岩，石墨片麻岩等結晶岩，組成萬古沉寂的太古代地球。之後，始生代時出現生物，到了古生代，生物繁衍。在古生代的第三紀「錫魯紀」，第四紀「泥盆紀」，是生命的旺季；魚類的王者——鱒，就是這個年代出現在地球的。

古生代末期中生代初期，半流體的地球內部，發生劇烈的滑移，磁極變化，地軸不穩。於是地殼變動，陸地移形，氣候異常。這時，許多生物滅絕了，但是更多新的生物又紛紛創生；例如哺乳動物，就是新客。人類，是在新生代前紀才出現的。

那古老的鱗族，並未在地殼劇變時期滅種，祇是隨著大變動，許多族羣被迫流離各地而已。那時，神州大陸已然形成，大褶曲的巨型嶽脈隆起凸出，像地球的巍峨頂蓋：喜馬拉雅山埃佛勒斯峯、天山、阿爾金山、崑崙山、庫魯達格山、覺克羅達格山……大雪山等平均七千公尺的冰源，迤邐到祁連山、巴顏喀拉山，插入東海的泰山、玉山。

聽說，到了一萬年前，那是第四冰期結束，後冰期的時候，冰層溶化，海水陡漲，神州大陸陷入大洪水中，東海面積擴大，把大陸陸棚浸蝕成海棠葉緣；東海中祇剩下點點島嶼，像蕃薯，像馬蹄，像串串葡萄，像片片孤雲；那條大蕃薯，就是臺灣島。

當大洪水驟來時，羣獸自然向高處逃命；臺灣高山上埋藏的掩齒象、犀牛、野牛、野鹿、劍虎的屍骨化石，正是這樣留下的。

古老的鱗，是奇特的生命體：夏季，上溯淡水河中遊戲、覓食、戀愛；晚夏在清澈的急湍淺灘上結婚、生產；到了秋末冬初，携妻率子進入大海，然後成羣結隊，組織朝聖團，回到古生代「錫魯紀」、「泥盆紀」祖先創生的古老家鄉。年年這樣，歲歲如此；千萬年不變，永遠不會迷途。

故鄉，有奇異的吸引，神祕的呼喚。牠們遨遊四海，但一定歸依故鄉。這是生命的本然，超意志的力量。

可是，第四冰期的後冰期，滄桑巨變之際，牠們正在淡水河上展示生命的姿彩，努力繁衍後代，結果不幸被「陸封」在變成海島的深山淵谷中。這就是臺灣大雪山麓「高山鱗」的由來。從

知名的梨山，步行三十分鐘就到達環山；在環山的「果桁瓦西溪」裏就有這種鱒。

高山鱒，就是這樣被隔離的孤單而寂寞的魚。

每到秋風起多寒來的時刻，深山絕谷裏的鱒魚，晚上就開始作還鄉的夢。牠們祇能作夢，當然夢是很美的。夢裏，萬里逍遙，雲天無阻，很快就回到故鄉的懷抱；他們會側頭仰望三千九百多公尺的大雪山，隨著二千五百公尺的雪線，一直望向天邊。牠們眼底網膜，腦壁灰層留有先天的一幅故鄉幻影：白山黑水邊，海洋江河寒暖流的交際，那裏是故鄉，是生命的發祥地，永恆的母親。

鱒魚的夢，可能也是人類的夢；鱒魚的幻影，可能正是我們的心象。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，不可如何的先天眷戀，歷史的痛苦感情。

鱒魚，是神祕的魚，鄉愁的魚，悲劇的魚。

鱒魚，在寒夜，於荒村，憑著方寸一盞孤燈，望向迢迢遠：

這是鱒魚的傳說，也正是我要敘述的「荒村」的故事。

一、寄愁埋憂

六月十七日是難忘的日子。

第一道雄鷄啼叫過後，劉阿漢就匆匆起牀。

深山的凌晨，一片寂靜，偶爾拂過樹梢的風聲，聽來特別清楚。

壁上那座掛鐘，時針正指在四點的地方。掛鐘是以五十斤烏糖換來的；雖然是老舊的啞鐘，却還很準。

照農曆算是五月下旬了，但是一夜醞釀的寒氣，還是凜冽襲人。劉阿漢洗刷完畢，穿上襯衫長褲和「草鞋襪」^①；這時老伴葉燈妹下牀走了過來：

「這麼早，又要去哪裏？」

「大湖街。唔，買些……瓦斯石回來。」阿漢低著頭，在補扣鈕釦。

「昨天明青才帶回六七斤，」燈妹抓到他的把柄：「五十多歲人，還像細人团，謊話順口來。」

「怎麼說我說謊？」阿漢有點惱火。

①「草鞋襪」：一種膠底布面，腳拇指與其他四指岔開的勞動鞋。穿著之後，外面也可套上草鞋，所以稱為「草鞋襪」。

「實際上是去苗栗街對不對？上大湖，要四點就起牀嗎？」燈妹的雙眼，在透進來的天光下發亮。

阿漢無言。對於患難與共的老妻，他知道是什麼也別想瞞過她；自己的舉動行止她看得清清楚楚，甚至於自己心頭剛浮起的意念，她都料得準準的。

「又是什麼集會是吧？」

「嗯，演講會。」阿漢瞥燈妹一眼，已經走出大門：「今天是六月十七，去聽聽演講——妳再睡一下吧。」

「你也要上臺講吧？你……」

「不，」阿漢阻止燈妹說下去：「這次，都是大腳勢來講，哪有我上臺的份？」

「你上過臺！」燈妹跟了出來。

「唉！」阿漢拍一拍燈妹的肩膀，然後急速走過禾埕，推開籬笆門，下了石階斜坡，走過麻竹橋，然後上一段陡坡，到「烏石壁」下，再下百十級石板斜坡，向下蕃仔林庄走去。

盡在不言中。是的。他知道燈妹要說的話，也知道燈妹明白自己的心意。這就夠了。老妻不會阻止他的，因為阻止也沒有用；更何況，老妻心底還是偷偷讚成他吧，祇是擔掛他的安危罷了。

實際上，娶她三十多年來，又給她多少個安樂的日子？自己更像狂風中的小蜻蜓，隨時都有折翼喪身的危險啊。

然而，三十多年時光，就這樣過去了。他，還是活得好好的，祇是苦了老妻，苦了孩子們。下弦月銀綠色光輝，在快要天亮前刻特別明亮。那是蓬鬆帶暈，柔弱無力的亮光，塗在樹梢山巔，使林木山川也顯得輕飄飄的，給人失去重量和厚度的感覺，如夢似幻的感覺。

他不喜歡這種感覺。也許年紀逐漸老大，這種沒有重量失去厚度的夢幻感，老是糾纏著他。但他不屈服，堅決認為自己還未老，他不接受這些。

「生命真是很有意思的東西。」他邊走邊想。

的確是的。五十多年的生命行程，就是層層苦難與漫漫辛酸連串而成的。不過，這些畢竟沒有打倒自己，自己畢竟還昂然走下來。想想卑微的自己；一個村夫野漢，竟也歷過那些種種豐盛的事況，不覺有點得意起來，得意中却又混雜著過多的酸澀苦辣。

至於擺在眼前的未來呢？

他不知道。不過，他充滿信心，堅信自己還可以做許多有意義的事；尤其子女大都已長大，家裏有老妻扛著，自己可以更專心為理想去苦鬥了。

「理想……」想到理想，心底就湧起一股不可遏抑的熱流，就像年輕時代的劉阿漢一樣。

「年輕時代的劉阿漢嗎？」現在就有幾個自己的化身：明青、明成、明鼎，還有半大不小的明森和七歲的明基。

可是，可是這些孩子的心性，如果單就性格劇烈的程度說，還真是大大超越自己哩。對於自己的以往，以及目前參與的一些活動，他從未後悔過，而且始終確認這些作為的價值；可是他後

梅讓孩子們也沾上了這些。不單這樣，小小的明鼎，看樣子還逐漸跑在自己「前面」呢！

「唉……」想到這裏，不覺又是一嘆。

這時，他已經走到下蕃仔林庄的伯公廟前。伯公廟石桌上坐著兩個人。

「阿漢叔！喂！阿漢叔，想什麼心事？」

「喔，啊！」他從沉思中醒來：「華木你，還有俊梅，你們都來了。」

「嗯，等你老半天了！」那名叫華木的中年漢子說。

「不會來不及吧？」年輕的俊梅說。

「沒問題，我們走快一些。」

林華木和劉俊梅是大南勢人。他們都是堂兄弟衆多的大家族，都擁有十幾甲自己墾拓的山園，這幾年倒也過著頗爲安定的日子。可是自從前年——大正十二年起，臺灣總督府爲了「行政整理」，使退職官吏永住本島，開始辦理所謂「官有地拂下」——林劉兩家，就和大小南勢和南湖地區其他二十多家人一樣，生活的根本——土地，發生問題了。他們現在正處在驚慌失措而又怨恨憤怒之中……

「阿漢叔，」林華木好像一直在想什麼，可是喊了一聲阿漢叔，好像又把原先要說的話頭押住了：「今年，糖廊開工吧？」

「要開吧？我們是『牛犇廊』，要由大家決定。今年，蔗仔長得不錯呢。」阿漢說。

「嗯，我家園圃的竹蔗，和田裏『一〇八號』差不多呢。」俊梅說。

「他吹牛，」華木說：「『二五號』怎麼能和『一〇八號』比？」

「我看詹淋求試種的『七八號』確實不錯。」阿漢指的是大媳婦冬妹娘家的蔗田。

「還試什麼！明年，田地全歸四脚仔的了，還指望什麼！」華木的心底創傷揭開了。

「不要早早就認輸，團結就有力量，嗯？」

「唔！不想還好，一想就要火燒褲襠底！呸！」華木吐一口口水：「我是主張拚了——老少女人入蕃地逃生，男人去拚命！」

「是要拚！但不是單獨拿鋤頭伐刀去拚，是要組織起來，堂堂跟狗子對上！」

「喂！今天，苗栗的演講會，會提到這些吧？」俊梅問。

「當然會。土地拂下問題、蔗農問題、佃租問題都會提到的。」阿漢說。

——「什麼問題，還不是總歸一個四脚仔問題！」突然另外有人插上口來。

說話的是詹庭求，明青的內弟。他們一路搶著說話，脚步可沒放慢；原來他們來到橫坑口了。詹庭求和哥哥淋求兄弟顯然站在這裏等了一段時間。

「親家公早。」淋求向阿漢打招呼：「阿姐夫，沒一起來嗎？」

「沒有。明青沒說要來。」阿漢皺一下眉頭。

「阿姐夫前天說要去的。」庭求說。

阿漢笑著搖頭。是的，明青確實表示過，明成也是一樣。是他不許的。他近來心裏沒來由地經常會掠過一絲不安，或者說是一種警兆：孩子們熱中萬分的那些演講會，那些言論見解，怕很

快就會出事的；他自己早就給當局「打點」上黑名單的，躲也躲不掉，至於明青兄弟，還有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明鼎，可不許他們涉入太深才好，他們還小，還……唉！

阿漢叔在想心事，林劉兩人和詹家兄弟却專心訴說他們的生計命脈大事。詹家歷來是老實的佃農，承租了葉秀森和黃添財兩位頭家的兩甲多水田種稻。可是頭家們在去年就交代下來：第二季收成之後小作料（佃租）要提高了；提高到一甲當租穀八千斤！這是本地最上則田一季收穫量的最高紀錄；詹家承租的是六則田，春季收穫約六千斤，秋季收成在四至五千斤之間^①。

現行的水稻小作料，大都在六成到七成之間；頭家這同的要求已經超過八成以上，簡直要把佃農已經吞下去的米糧都給捏出來啦。

然而，這是不可抗拒的，因為「租佃契約」定得明明白白：「佃租的存續與否，以及小作料的調整，概由地主決定，」而且這項「權力」，政府給予明文保障。

至於近年來全臺灣山園水田的小作料，不斷提高，原因是稻田普遍改植甘蔗所引起的。癥結出在製糖會社上面……。

「噀！我們是完了！」詹淋求說。

「不甘心！就是不甘心！」

「沒法度！一樣，從來都一樣！」林華木說：「臺灣人，代代都一樣——清朝手上，四脚仔^①這是民國十四年臺島每甲水田水稻收穫量，當時水田施肥以豬糞鷄糞為主，所以與目前產量自不能相比。

手上，全都一樣，我看，誰來管都一樣。」

「……」走在前面的劉阿漢回頭瞥大家一眼。

「阿漢叔！你說是不是？你最知道了！」

「是，到目前是這樣。唉！」阿漢叔不覺仰天一嘆。

「到目前？以後呢？」林華未不放鬆。

「以後……以後就看我們自己了！」阿漢叔憂鬱地說：「要等掌權的外人自己放手，是不可能的！」

「人家有刀有槍！」年輕的詹庭求說。

「我們，我們有伐刀有鋤頭柄啊！」

談話倏然中斷，好像大家的心思，四方八面都同時被一道寬厚巨大而直插雲霄的鐵牆堵死了；沒有出口，沒有退路，令人窒息，令人手脚發軟。

「阿漢叔，你說『那些人』，真的很有辦法嗎？」林華木問。

「嗯，『他們』膽量很大。四五年来，『他們』堂堂請願廢除『六三法案』，『他們』指導本島學生反抗不合理的壓迫；『他們』組織『議會期成同盟會』，要求總督成立真正代表臺灣人意願的議會；『他們』還刊行『臺灣民報』公開批評總督府施政；『他們』最厲害的是全島各地的文化演講……」劉阿漢說得意興昂揚，停不下來。

「親家公！」詹淋求打斷他的話頭：「聽說『他們』的頭子，不都統統被抓起來判了刑嗎

？」

「出來了。統統出來了。上月中旬就期滿出來了！」

「阿漢叔：你怎麼這樣清楚？」劉俊梅問。

「哼！阿漢叔是什麼人物，你不知道啊！」林華木說。

「我？見笑，見笑哪！」

阿漢叔搖頭又擺手。他陡地老臉通紅。「劉阿漢是什麼人物？」他反問自己。他不覺失笑了。其實自己哪算什麼人物，祇是蕃仔林的貧困老農罷了。所不同的，是一些陰差陽錯，或者說是命運的作弄，使艱苦中成長的他，不知不覺間竟被列入統治者的反抗份子，或者稱為分歧份子而已。

說起來，是頗為可笑的。他自省過，當初並沒有多少所謂民族大義的意識存在。他不覺得向來自己是為異族統治而反抗；祇是為生活，為生存，就像一隻餓極的猴子，誰搶奪牠裏腹活命的落薯，牠就舞爪露齒抗拒一樣。這是必需的必然。

「祇是這樣嗎？」有時他會深一層反問自己。

「祇是這樣。」他回答自己。

當然，後來和「他們」接觸之後，他逐漸認清了一些事況的意義，也對一些事況有了較深刻的認識；自然他也不再以單純的猴子自居了。不過，所表現出來的行動，具體的事項却沒有兩樣。

「阿漢叔！」林華木又把他從沉思中拉回來：「我們今天在苗栗會見到『他們』嗎？」

「當然。我們要趕快去。」

「阿漢叔，聽說你上臺演講過，你參加了『他們』？」劉俊梅問。

「參加……怎麼才算參加？」阿漢叔想想：「有一次聽演講，我心頭火起，當場跳上講臺就講了幾句，後來演講會他們常要我參加，就這樣……」

「有沒有報名，或者，給你什麼證件？」

「沒有沒有！我哪够資格？人家學問可大得很哪，我劉阿漢跟人拿水烟筒都不够格。」

「可是，人家口口聲聲要提高農民文化水準，要幫助我們反抗統治者不合理的措施！」

「這是真的。所以我就火裏水裏，跟上去啦。」

「呵呵！聽華木哥口氣，也是內行人哩！」淋求說。

「他經常去——聽到哪裏有文化演講，他就妨工廢業趕去聽，就像趕看野臺戲一樣。」劉俊梅說。

「我妨工廢業？你劉俊梅還不是偷偷去聽過？」

「好了，別鬧。」詹淋求搶前兩步：「我倒要問問華木哥：你有沒聽到，今年初南部有人搞什麼『佃農組合』的？」

「好像演講會裏有人提到——這要問阿漢叔才清楚。」

「有。上月在鳳山，有個叫黃石順的，集起五十多家佃農組織『佃農組合』，跟會社對抗

。」

」

「阿漢叔——前幾天我跟你提起過，要你出頭，我們也可以弄一個『佃農組合』，然後……

「這個，我心裏早也存著這個意思，」阿漢叔壓低聲音說：「現在問題是：我懂得不多，我們不知道怎麼做，所以我邀大家去聽今天的演講會。」

「阿漢叔你怎麼會不懂？你幾個孩子讀過漢書，明鼎還是高等科畢業的；我看，隨便挑一個來都行！」

「不行不行，他們都是老實人哪！」

「明鼎呢？」

「明鼎才二十歲哪，還要找奶吃呢！」

正爭論間，他們到達大湖街了。日頭已經從大南勢背後「高熊峙」那邊透出來。

大湖到苗栗這段路，在五六年前就通行「輕便車」了。「輕便車」又名臺車，是行走在兩條小鐵軌上的四輪車；車軌距離一尺六寸，車身長四尺，寬三尺，除推車手之外，可以載四個人，但實際上都擠上六至八人。

在平時，祇有「有錢人」才搭乘臺車，一般人都以自己的「兩腳車」，步行四五點鐘到達苗栗街的；今天重要日子，所以五個人沒有異議就跳上臺車。

「阿漢哥，你們真會早哇！」臺車上有兩個人出聲招呼。